

如何以“我嫁给了我不喜欢的公子”为主题写一个故事？

我代替我的皇妹，嫁给了我不喜欢的公子。传言他病得快不行了，日日靠汤药续命，可大婚那晚，他却生龙活虎地从床上蹦了起来.....

《仁姝长公主》（已完结）

1

「算了，我嫁。」

跟言官争得面红耳赤的秦谨秦翰林，身形一滞。

他转头，难以置信地问，「二公主怎可嫁给.....你说什么？」

「我说，二公主陶仁熹不能嫁，那就我嫁。」

整个朝堂瞬间安静下来。

秦谨拧眉，「大公主.....」



「我心慕方景文已久，虽然他现在昏迷不醒，那又如何？」

我意兴阑珊，转身走出大殿。

「可你不是非我不嫁吗！」

他终究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，脸色难看，风度尽失。

我背对着他，半晌回头讽笑一声，「早就不是了。」

「阿姐，阿姐你等等我，阿姐！」

仁熹气喘吁吁地追上来，我停住脚步，转头看她。

由于小跑，她水灵的眼中漫上一层荔色的水波，可怜可爱。

「阿姐真要嫁给景文哥哥？可他人还躺在床上，日日靠汤药续命，下半辈子能不能醒，还是个未知.....」

我比她高半头，是个不惹人怜爱的身高。

低头望她，「嗯。」

「真不知道父皇为何，一定要许他一个公主？景文哥哥为国鞠躬尽瘁，诚然值得尊重，可阿姐嫁过去，不就、不就是守寡.....」

「方家满门忠烈，方景文年有二五，未有妻妾，为君受过。」

我截断话头，「拉拢忠臣，自古而然，阿熹，此话不可再提。」

「可，阿姐不是心中只有秦谨吗？何时心悦方景文已久了？」

她懵懵懂懂问。

「子非鱼，焉知我？」

「难道你们之前见过？」她再一次问道。

我摇头。

「对了阿姐，抱歉.....上次花灯节我们一起落水，我也没想到秦谨哥哥会来救我.....」

「往事无需再提。」

「秦谨是真的喜欢阿姐.....」

「那我就现在求父皇将我许给秦谨。」

「啊、这、这自然是.....」

她结结巴巴。

我勾起嘴角，玩味道：「那嫁给方景文的，只能是你了，你可愿为姐姐的幸福牺牲一二？」

「我.....自然是愿意的，可阿姐不是，不是喜欢景文哥哥吗？」
她嗫嚅道。

我盯着她许久，索然一笑。

「是啊。」

我远远看到秦谨站在那里，想必是听到了我们的话。

于是扬声对陶仁熹道：「花灯节时，你送给秦谨一个荷包，他也接了。」

「我以为你们早已私相授受，怎么今天一个两个的，不是说秦谨爱的是我，就是问我是不是爱着秦谨，求而不得？」

秦谨脸皮一动，扯出个复杂的表情来。

「祝你们二位，百年好合了。」

我真诚道。

2

我叫陶仁姝，废后之女。

陶仁熹为现皇后所生，是唯二的公主。

现皇后与我母后一母同胞，母后被废时，她只是个低微的美人。

父皇厌恶我，在母后与侍卫私通被发现后。

她从床上被拉下来时，当即撞柱而死。

这一撞，撞翻了我的宠爱，撞倒了我一眼能望到头的，荣华富贵的一生。

我从小穿金戴银，俗气得不像个大公主，无法无天，人憎狗厌。

母后自杀当晚，我冲进她停尸的宫殿，指着她骂了两个时辰。

我怪她不检点，毁了我的名声。

怪她不知羞耻，倒连累我蒙羞。

父皇原本恨不得将母后弃尸荒野，听了我的咒骂后，冷着脸将她葬在皇陵。

他对我的宠爱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很快消弭在烈日之下。

而我呢，一个狼心狗肺、贪慕荣华富贵的大公主，人人都把我当个笑话。

现皇后，我的姨母却怜惜我，时不时给我送些东西。

我感激她，处处为她说话，朝臣见我俩相处和乐，默许了父皇将她封为皇后的意思。

方景文是本朝一员悍将，数次打退蛮族进攻，他将门出身，一家老小都为国捐躯，死得光荣。

前些日子他在战场遭人暗算，一剑穿胸，虽保住一条命，但至今未醒。

父皇念其功，怜其孤、独，再加上蛮族听闻方景文重伤昏迷，集结军队，又要卷土重来，势要夺得边疆十五洲——

为安抚人心，父皇决意将最受宠的二公主——陶仁熹，嫁给方景文。

遭到秦翰林——秦谨的坚决反对。

我冷眼看着，看他一个风流绝色的探花郎，一人舌战群儒，只为了我的妹妹。

他想没想过，若陶仁熹不嫁，谁嫁呢？

多智近妖如他，怎么可能没想过。

那我索性做个好人，成全他们。

我掸掸衣袖，越众而出。

「算了，我嫁。」

话一出口，板上钉钉，此时便难改了。

举座皆惊。

秦谨豁然回头看向我，满目惊疑。

4

我这几日安心在宫殿中备嫁。

父皇破天荒地来看我。

「你不悔？」他问。

「若我说，女儿只是为了和秦翰林斗气，现在后悔了，父皇会给我取消这门婚事吗？」

「.....」

父皇道：「朕金口玉言，怎可朝令夕改。你既嫁给方景文，就好好照顾他，他若一辈子醒不来，那也是你的命。」

「你总要为自己的冲动负责。」

「可我是公主，您的女儿，我有犯错的权力！」我着急大喊。

他痛恨地盯我一眼。

「不。」

「你是个孽种，我只恨怎么娶了你母亲这种荡妇。」

5

「我也这么觉得，母后真是活该。」

我赞同地点头。

他鹰隼般的眼早已浑浊，看着我，似乎在分辨我是真情还是假意。

许久后，他心情好似变好了，语气松快。

「出嫁前可还有什么愿望？说罢。就当是全了我们今生的父女缘分。」

「有。」

我笑眯眯道。

「我要母后的嫁妆，和许许多多钱。」

父皇甩袖而去。

我在后面喊：「您金口玉言，可不能朝令夕改啊——！」

6

出嫁那天，十里红妆，是从来没有过的排场。

我打开一口箱子，看到里面的东西，方才放松表情，露出笑意。

「公主真是爱财，就不怕被人笑话，丢尽皇室脸面？」

?

一道冰寒的声音响起。

是秦谨，他身着绯色袍服，负责送嫁。

「有钱就好了，你管我？」

「你！你简直不可理喻！」

我转转眼珠，暖味道：「今日你我两人俱是一身红色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要娶我。」

「臣怎么可能会娶公主？」他蔑笑。

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心中只有仁熹。」

我按住他的一边胳膊，凑近。

「公主这是做什么！」他脸色爆红，甩开我的手。

一副被我玷污了的模样。

看他对我避如蛇蝎的模样，我心灰意冷。

也收了调戏他的心思。

「吉时已到，秦大人，还不扶本公主上轿？」

我冷冷道。

他以为误会了我，低声道歉，后退几步，任宫人跑过来弯腰。

我便踩着这人凳坐进马车。

在轿帘落下遮住天光之前，我觑他一眼。

无声道：「多谢。」

7

方家只有方景文一个主人，冷清得很。

由于他至今未醒，我和一只公鸡拜堂后，被送入洞房。

隔着盖头，依稀能听到各种声音。

「公主年纪轻轻就守了寡.....」

「方将军一日不醒，边关便一日不得宁静啊。」

「听说公主冷心冷肺，见钱眼开？」

「还日日追着秦谨秦翰林，成何体统.....」

这些话，我曾经在人生的前十八年，日日听着，早已麻木。

8

由于我身份贵重，无人来闹洞房。

日落西山后，我径自取下盖头，吃了两盘点心，喝了一壶茶水。



吃饱喝足后，才想起床上躺着我的夫婿，方景文。

于是坐到他旁边，饶有兴趣地看他。

斜眉入鬓，肤色较深，薄唇紧抿。

此时他眉头紧皱，在昏迷中也不太安稳，夏日夜燥，豆大的汗水从他额头流下来。

我拿出一块手帕，正要给他擦干汗水。

「不，不.....不！」

孰料他猛地一摇头，竟是直接醒了过来。

9

方景文的眼神迷茫，像是不知道现在是今夕何夕。

我想着以后就要和他度过余生，不免得他处好关系，于是拿出帕子，去给他擦汗。

他牢牢擒住我的手腕，力道极大，我感觉自己几乎要被他攥碎。

「方将军，今日我们大婚，这样不太好吧。」我晃了晃被他抓住的手腕。

他迷茫的眼神瞬间清明。

「我.....我成亲了？」

「仁熹.....」

「错了。」我笑吟吟道。

「陶仁姝？怎么是你！」

「是啊，怎么不是我妹妹呢？让你失望了。」

我耸肩。

10

方景文，铁骨铮铮，真汉子也。

在当夜发现和他成婚的不是他心心念念的仁熹公主后，爆发出顽强的毅力，与复健的热情。

当晚他就坐起来了；

第二天，已经能拄着拐下地；

第五天，他健步如飞！

爱情，使人盲目。

11

其实在大婚之前，他从未公开表达过对仁熹的念头。



以至于他醒来的消息扩散开时，人人都以为是我的功劳。

大公主一到，将军就醒了，这简直是话本里的故事嘛！

方景文的苏醒，是一根定海神针。

消息传到边关，蛮人蠢蠢欲动的态势明显偃旗息鼓。

一时间，我们竟成了最炙手可热的佳偶。

方府门口的石狮子，又重新油光发亮，门槛五日内换了三条。

父皇用十里红妆，这空前绝后的排场，满足了我的虚荣心，买断了我们的父女情谊。

因而回门之日，遣大太监传旨，道只方景文进宫即可，公主应好好熟悉府中事物，学着做好一个当家主母。

「无事不必入宫。」

手令的最后，写着这么一句话，鲜红的印泥刺伤了我的眼。

不知怎的，我觉得那红，好似朵朵燃烧的曼殊沙华。

顷刻，便烧至我的眼眶。

养一个污点皇后之女十八载，算是仁至义尽？

罢，罢。

我从墙边螺钿箱中取出一竹木小盒，将这明黄布帛扔进去，合上。

12

下午，方景文自宫中回来，端的是喜气洋洋，看到我后，嘴角的笑弧也未收敛。

我迎面见着他一张春风得意的脸，只觉稀奇，自那晚后，他从未对我讲话，更遑论笑了。

「阿姐！」

从他身后闪出一张单纯笑脸，我道是如何，原来是佳人在侧。

「我今日在宫中不见阿姐，只见驸马，怕阿姐一人孤寂，就随着姐夫一道来了，阿姐不会怪我吧？」

「妹妹就是思虑甚多，以后想来直接来便是，阿姐还能因此怪你不成？」

「你说对吧，景文？」

我看向方景文，他脸色苍白，显然那一声「姐夫」，让他刚为见到仁熹欢愉，下一秒就清楚地认识到，两人今生再无可能。

可 he 不敢对仁熹发火，仁熹是弱柳扶风的娇花，他唯恐声音大些，便摧折了她。

于是脸皮抽动，想抿唇又强行停住。

低声向我：「大公主，请唤我『方将军』，我们之间，没有如此亲近。」

他低头不敢看仁熹，绷着脸快步离开。

他用最温和的语气呵斥我，这态度，真是又凌人又卑微。

我心中觉得好笑，于是便真的笑出声来。

「阿姐，你笑什么？」

仁熹不解。

我抹了把眼角的泪水，没说回答。

13

仁熹走后，我好整以暇地回到房间。

果不其然，方景文正等在那里。

我甫一进门，就见他手上用力，将茶杯捏成齑粉。

我慢条斯理地阖上门，坐到他对面。

他猛然站起来，大步走到我面前，一双凤目含着煞气看着我。

「大公主对秦谨秦翰林穷追不舍，世人皆知，何必忽然转了性子嫁我？」

「仁熹不愿嫁，我就嫁了，就这么简单。」

我以茶盖撇去浮沫，淡淡道。

「我不信！」

「你不信什么？不信仁熹不愿嫁给一个生死不明的方景文，还是相信我随口胡诌的『恋慕你许久』？」

我冷不丁一脚踹向他的膝弯。

「啊！」

我站起身冷冷俯视他。

「我不喜欢别人俯视我。」

「别自作多情，你魅力没有那么大，我也不至于骗你，方、将、军！」

我刻意一字一顿，回敬他为讨好仁熹，下我面子的情意。

「仁熹曾说……心中有我，怎么可能……不愿……」

他喃喃。

「信不信由你，秦谨为仁熹可以舌战群臣，我为秦谨可以嫁你为妻。」

我粗暴地拽住方景文的袖子，将他拉起来。

我较寻常女子高些，他和我面对面站着，竟然一般高。

方景文神色暴躁，隐有一丝敬佩：「早先听说大公主深爱秦翰林，没想到公主竟然可以做到如此地步。」

「同是天涯沦落人啊。」

他提起茶壶，倒仿佛是在饮酒，大口猛灌，飞迸的茶水落到俊脸之上，像是认命后凝出的苦水。

14

「想娶仁熹吗？」

他豁然看向我，而又低下头。

「陛下不会同意的，更何况，陛下十分厌恶你。」

「你答应我三个条件，时机成熟后，我去和父皇陈情，自请削发为尼，为大业祈福。」

我已嫁过人，怎么配得上秦谨，也许青灯古佛，是我最后的归宿。

「你！」

他好似活见鬼一般，神情犹豫不定，可当他触及腰间的玉佩后，神情却又慢慢坚定起来。

「第一，十万两黄金。」

他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，眼中闪过一丝鄙夷。

「公主的爱财与对秦翰林的爱慕，两样竟然都是真的。」

「那是自然，若无爱，便谋财，我不能两者尽失罢，那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呢。」我微笑。

「父皇赏了你一万两，我知道方府清贫，但你变卖些田地，或许就够了呢。」

「我有田地？」他疑惑。

「你祖母在世时素喜礼佛，皇祖父于是赏下许多寺庙土地，你若能找到卖家，十万两不是很快就到手吗？」

「好。」他咬牙答应下来。

15

「余下两个，我想到再说。将军先走吧，以后对本公主客气些。」

「是，殿下。」

他竟然弯腰抱拳，深深行了个躬礼。

而后道：「殿下的第二个要求，臣答应了。」

「.....」

我似笑非笑道：「看来将军是真的等不及，要送本宫去寺庙了。」

他坦然道：「是公主一时疏忽，臣不过是捡了个漏。」

我简直要被此人气笑，摆手道：「好罢，下次本宫注意。」

他本是为了气我，倒没想过我会利落认下，不免诧异。

「将军还不去筹钱吗？」

他离开前，我出声道：「等等！」

「若将军之后不想履行承诺，坚持不与本宫和离呢？」

他没有回复。

但眼眸中，明明白白，都是不屑。

16

方景文着手凑钱，府中一下子变得空荡荡。

管家带来一群人，说想买些仆人，请我挑选。

我卷起账本走到院中。

只见三十多男女站在那里，俱是低着头。

我走了一圈，在一个身着灰色短打的人前停下。

「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瞧瞧。」

男子应声抬头。

「！」

我惊得往后一跳，无他，这人看起来肌肉紧实，一看就是有武力在身，做护院倒是够格，可他脸上有两道狰狞伤疤，从眼角斜贯鼻梁，吓人得紧。

「怎么这么丑。」

我以账本遮眼，别过头道。

听到我的话，他低下头，一声不吭。

管家抹着汗上来道：「殿下，他虽丑，但是这批人中最能打的一个了。」

「算了，」我勉为其难道，「就你了。」

「你随身保护我，不消出手，就能吓倒一片了，你以后就叫『丑奴』罢。」

他眼瞳中隐现怒意，很快又缩起身子，沉默下来。

17

夜晚。

方景文绝不肯与我同住，因此我睡主屋，他在侧屋。

「丑奴，你过来。」

他依言过来。

「近些。」

他不肯动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我。

我打量他许久，忽然出声：「花灯节当日我落水，是你救了我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多谢你。」

「分内之责。」

看他古井无波模样，好像什么也动摇不了他。

我忽然起了折磨人的暴虐心思：「既然是分内之责，那你就过来，给我脱鞋。」

他不声不响走到床边跪下，将我的右脚抱起，放在他的膝头，动作轻缓地脱下我的靴子。

他身上有皂荚的干净气味，由于习武，热力蒸腾，恍惚将我带回那个夜晚。

「来人，公主落水了！」

「咕噜噜噜.....」

秦谨毫不犹豫地跳下来，却是向相反的方向游去。

他抱起仁熹，像是对待什么易碎的宝贝。

而我呢？

我闭上眼，沉了下去。

不甘心，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

倾尽所有的追逐，不过是他们爱情的陪衬，必要时拿出来晒晒，抖落一次次笑料。

我.....我想！

一个身影靠近我，将我抱住，带我浮上水面。

我狼狈咳水时，他悄然离开。

皂荚味道一触即离，像一个不真切的梦。

此刻，我看着他的脸，觉得也没那么难看。

18

仁熹求了父皇几天，求得一个让我入宫的机会。

我到了姨母，也就是皇后宫中，和她说了会小话。

她一向身体不好，常年缠绵病榻，说话温声细语，还带着喘，却还是强撑着安慰我「陛下只是一时想不开」。

我左看右看，没看到那个明黄色的身影，强笑应是。

「飞白最近身体大有起色，已经能跟着陛下处理国事了。」

姨母欣慰道。

陶飞白是姨母所生，和我一般大，我是大公主，他是大皇子。

我眼前一亮：「那便好，我十几年来一直愧对他，他若有什么意外，我真是，恨不得死了！」

母后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一直生不出儿子，因而脾气越发古怪。

姨母当时为采女，性情温柔，时常来寝宫和母后说话。

一次无意，她发现我的手臂上青青紫紫，沉默许久，只是偷偷拿了药给我擦。

她还劝我不要记恨母后。

可我当时年幼，皮肉又薄，怕疼得紧。

怎么可能不恨她。

母后念子成魔，我听到她吩咐人给陶飞白「送些强身健体的药」。

陶飞白喝了后，身体便一天天地弱下去。

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真相。

直到有一天，陶飞白猝然昏倒。

隔日，母后和侍卫私通，被抓奸，撞柱而亡。

19

辞了姨母，仁熹陪我在宫中闲逛。

我与她闲聊：「秦翰林最近如何？可邀你出去游玩？」

仁熹脸若桃花，笑道：「阿姐你又不是不知道他，最是爱诗，我们只是写诗酬和，近日不曾见面。」

我只是粗通文墨，闻言讪讪道：「写诗好，写诗风雅，呵呵。」

「阿姐没想过写诗吗，阿姐一定写得很好的！」

我抽抽嘴角，「几年前写过，实在难登大雅之堂，写完就扔了。」

「.....」

「说起来，你与秦翰林的缘分，应该便是始于『红叶题诗』罢？」

「是，当日我将诗作刻在红叶上，随手扔在宫中水道，未曾想竟然被谨哥哥捡到了。啊，谨哥哥！」

秦谨躬身行礼，含笑的目光一直落在仁熹身上。

方景文竟然也在，悄悄看着仁熹。

人人都爱仁熹，确实。

我不愿久待，怕露出丑态，留下他们说话，自己离开。

转身时袖口却不慎拢住树枝，尚未反应过来，便天旋地转——

「公主——！」

「小心！」

「呃——」

被扶住了，是丑奴。

我推开他，嫌弃地掸掸袖口，他沉默地退到一边。

我面色不虞：「本宫身体不适，先行回去了。」

丈夫是个冷面的将军，却独独肯为一人化为绕指柔；

心上人是个文采风流，见之忘俗的翰林，眼中却只有一人。

大业风头最盛的两个才俊，一文一武，都拜倒在陶仁熹的石榴裙下。

试问，哪个女人不妒忌？

更何况，我这个地地道道的，俗人。

我嫉妒得，都要死了啊。

21

回想起仁熹，对方自小聪慧，容貌清丽，而我随了先皇后，凤眼狭长，唇色殷红，兼之身量又高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

确实，我是非绫罗不穿，非玉露琼浆不饮。

宫人在暗地里说我「没有凤凰命，却有凤凰病」。

呵。

仁熹处处照顾我，无微不至。

一日宫中集体去大觉寺礼佛，一行人走在山腰。

我走得艰难，汗水一滴滴落下。

初夏日光也灼人。

仁熹忽然轻轻拉着我的衣袖，悄声道。

「阿姐，有人在看你哦。」

我顺着那目光回头，秦谨对我扬起唇角。

恰是彼时，凉风拂去燥热，也吹动他的墨色碎发，隐藏在乱发下的明亮眼眸，笑意柔和。

那是何其单纯的，不掺杂质的笑。

对在宫中寄人篱下的我来说，那是救赎。

22

我郁郁回到府中，嘱咐下人去天香楼买我平日最喜爱的点心。

过一会下人来报，「殿下，天香楼说，今日点心已经售罄了。」

「.....」

正当我要发脾气时，丑奴走进来，默不作声将一个油纸包递到我面前。

我挑眉，「这是.....田田酥？」

「是，是草民做的。」

我并未看那点心，「为何要做？」

「气大伤身，公主今日滴水未进。」

是啊，父皇没有留我用饭，我又提早离场，气都气饱了。

「我是问，为何要做给我。」

「.....」

这丑奴，莫非对我有意？

我审视他半晌后，不情不愿地承认，十八年了，只有他算得上，对我好些。

我拈起一块点心，感受着那咸酥的口感在口中绽放。

心下一动。

「我要去亭中午睡，你守着我。」

「.....是。」

23

初夏午后的风很舒服，我换了身轻便的粉蓝衫裙，今年江南最好的料子。

躺在榻上，看仆人徐徐放下四方竹帘。

光线一点一点被挡住。

只透进来一点、一点暧昧游移的光影。

此时此刻，恰如彼时彼刻。

「阿姐阿姐，秦翰林是不是在看你？」

「.....」

我猝然回头，对上他的俊美面容。

意识模糊前，我依稀听见自己笑了声。

当年啊。

24

我醒来时，已经将近黄昏，意外看到方景文竟然在阶下，像是等了我许久。

「殿下！」

他隐忍怒气，「殿下可是在耍我？」

我起身整理衣裳，不紧不慢道：「将军这是何意？」

「先皇赐下的土地，均是皇家土地，私自买卖者，杖二百，投入监狱。殿下的第一个条件，我根本不可能达成！」

他眼中怒火熊熊。

「是啊，我是在耍你。」我干脆承认了。

「你！」他气得忘记敬称。

「可将军，不也是在第二个条件上，玩弄于我吗？」

「可顺序上！公主要我在先！」

「我可没骗你。」

我走到他面前，平视他。

意味深长道：「只是时机还未成熟罢了。」

他追问时，我却绝口不提。

25

「公主难道想追着我不放，因此提出这种要求？」

他话锋一转，冷冷道：「我可要提醒大公主，我心中只有……」

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知道去寺庙礼佛时你被刺客围攻，身受重伤，是仁熏细心照料你，让你非卿不娶！行了，不必重复，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，这样可以吗！」

我动了点怒。

「你、你怎么知道？」

「你管我？」

「更何况……」我心念一动，拉过一直很安静的男子。

「没有你，我也照样活得自在，这是我的面首，丑奴。」

方景文看看丑奴的脸，又看看我。

嘲讽道：「公主真是……好奇特的口味。」

「这就不劳将军费心了，接下来就是我和丑奴的事了，你说是吧，丑奴？」

我以为的应答声并没有出现。

「丑奴？」

我僵着脸，语带催促。

他的目光却直直放在刚刚走过来的女子身上。

我看过去。

是仁熹。

「回殿下，草民，拒绝。」

他低哑的声音，像重锤一般，击打在我心上。

我不敢相信，捂着胸口后退几步，竟然直接坐在地上，仪态尽失。

26

丑奴不安地来扶我，被我一把挥开，「滚！」

「好，好，好，好得很！」

我自己爬起来，伸手抽出方景文腰间的鞭子，就要去抽他。

孰料仁熹忽然跑来挡在丑奴面前。

我硬生生停手。

「阿姐莫生气，这侍卫不识好歹，阿姐干脆把他给我罢。」

原来救我，照顾我，忍受我的脾气，并不代表他爱我。

丑奴的目光一直跟着仁熹，一向没有感情的眸子满是执着。

原来，没有人会喜欢我。

喜欢我这个孽种。

我的目光慢慢扫过惊呆的方景文，笑得完美无缺的陶仁熹……

以及那个，从来没被我正眼看过的丑侍卫。

好，好，好。

我艰涩道：「妹妹既然喜欢，带走便是了。」

27

「你跟着我做什么？」

我回头看着方景文。

他摇摇头，欲言又止。

「你那是什么表情，可怜我？真是稀奇。」

我拿起一坛酒，揭开封纸。

「这种表情，我看得多了，你也和他们一样，在背地里嘲笑我。」

「我没有！」

他急道。

「那你就喝了这酒。」

我拎起一坛酒，他下意识接过，神色犹豫。

「你就是看不起我，我知道！」

「我！」

他一急，直接大口大口灌下去，被呛得连连咳嗽。

我大笑起来。

28

暮色四合，各院子依次亮起灯。

我们坐在房顶，酒过三巡。

「你知道吗？母后当时就这么——」

「砰！」

一个被喝光的酒坛咕噜咕噜滚下去了。

「就这么一声，死了。」我说。

我没发现自己在流泪。

方景文已经微醺，脸颊泛起淡淡红晕，他一直在沉默。

「我敬你方家满门忠烈，于是听到你昏迷的那一刻，我想，仁熹不愿嫁，我嫁就是了。」

「她有她的幸福，谁想下辈子守寡呢？」

「我嫁给你，不赚，但也不亏。」

「公主真是.....时时惦记着金钱啊。」

「若无爱，便谋财.....你什么表情？」



我警惕道。

「怜惜往往会发展为爱，你不要喜欢我。」

他安静地看着我，像是之前从来没有认识过，却未顶我一句「自作多情」。

半晌。

他的声音轻飘飘地，散在风中。

「.....」

「嗯。」

29

宿醉过后，一个消息传遍京城。

大业的宿敌在连吃败仗后，终于决定求和。

他们派遣的使臣终于在今日抵京，带来了牛羊、金银，父皇龙颜大悦，决定在宫中设宴三日。

在姨母的努力下，我终于得以入宫，在宫中暂住，一直到宴席结束为止。

夜晚，大殿灯火通明，我与仁熹坐在一起，对面坐着唯一的皇子，陶飞白。

他面色苍白，一看便是长期服药的样子。

我知道是母后下的毒，宫中对此事讳莫如深。

飞白倒是对我还算和善。

我对他点点头。

他看到仁熹面前的酒水，转头吩咐宫人几句。

不多时，仁熹身前的酒水便被换成温热的，她浅啜一口，对陶飞白露出依赖的笑。

飞白很宠仁熹，这是共识。

30

夜深了，歌舞也演过几句。

使臣起身，恭维父皇，直让他哈哈大笑。

之后，使臣道：「臣今日来到大业，还带来了可汗的一个请求，不知陛下.....」

父皇豪爽地挥手，「讲！朕能做到的，一定满足！」

使臣拱手道：「可汗久慕中原文化，欲.....迎娶一位陛下的珍宝。」

父皇酒喝得太多，意识昏沉，「嗯？什么.....珠宝.....」



但其他人都听懂了。

当今陛下，只有两位公主。

大公主已然出嫁，因此.....

我看向仁熹，她的小脸已然白了。

31

气氛凝滞。

秦谨豁然站起来。

方景文紧随其后。

陶飞白捏紧了手中的筷子。

父皇打了个酒隔，在大殿里，却显得响亮。

他清醒了，脸色也变了。

含糊道：「再议、再议，朕乏了，都散了吧。」

隔着远远的大臣，我看到秦谨怀疑的目光，悠悠落在我身上。

32

仁熹一天未进食。

我来劝她，丝毫没有成效，只能无奈离开。

在殿门口，我遇到了来看仁熹的秦谨。

我对他点点头，正要和他擦身而过。

他却拉住我，问。

「殿下早就知道？」

「什么？」我反问。

「和亲……」他深深望进我眼中，像是要把我看穿。

「秦大人说笑了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我只不过是一个不受宠的公主罢了。」

他眼中怀疑稍稍退去。

「打扰公主殿下。」

我却不肯轻易放人。

「秦谨，」我把恨意咬碎，任其一丝一缕地从嘴里流出来，化作伤人的毒液。

他停住脚步，回头，不见有情。

「你说喜爱澄泥砚，我散尽千金去求；你喜爱吴山的画，他脾气古怪，我便软磨硬泡三个月，得了那幅你爱不释手的画；你

喜欢仁熹，我替她出嫁.....秦谨，我哪里对不起你？」

「可你见到我，只是问我这么荒谬的问题。」

「难道只有我将心剖出来，血淋淋地捧给你，你才会信我好。」

我拔下簪子，抵在右胸。

「陶仁姝，你疯了！」

「我是个疯子，可因为一首诗便爱上仁熹的你，是什么，傻子？」

他握住我的手，紧紧地，连同那只冰凉的银簪。

簪子上的那点光亮，投射在他漆黑的眼眸中，恍惚是个绝情到底的眼神。

是崩前的雪山。

是山雨欲来前夕，小楼上飘飞的重重帷幔。

恰似那一围纤长的眼睫。

庭院深深，深几许？

「太子是未来的皇帝，我毕生梦想，是成为丞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」

「仁熹是他宠爱的妹妹，而你不是。」

「这话我只说一次，陶仁姝，你不会不懂，莫要再装了。」

33

天生的野心家。

我收起那幅要生要死的模样，冷笑一声。

擅长厚黑学的翰林，到底没有方景文那种头脑简单的武将好糊弄。

「那你对仁熹呢？都是装的么？」

我问。

他很快收起对我变脸的惊疑，噗嗤笑出来。

「我以为公主懂的，这深宫十八年，公主竟然还有这么一丝天真么？真心无论重不重要，它只是不值一文。」

「是啊。」

我也跟着笑。

「若我也有一个疼我的皇弟呢，你是否会转过来爱我？到时候我的真心，是不是很值钱呢？」

「待价而沽，公主若是爱财，这个道理岂能不懂？」



将真心化作武器，踩着它达到目的，这是秦谨所信奉的，他也确实做到了，他将仁熹哄得神魂颠倒，让陶飞白满以为得到一员能在文臣里一呼百应的臂膀。

我就是不愿用，不敢用。

才扭扭捏捏，藕断丝连。

才将一颗心劈成数瓣，表面上爱着这个翰林，却存着拉拢他的心意；表面上敬慕这位将军为国效死，暗地却勾着他，甚至.....骗着他。

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到头来，我好像已经将它弄丢了。

爱过的，谁不爱这种男人，可自他毫不犹豫站出来，拒绝让仁熹嫁给方景文时，我便知道，他不再属于我了。

34

「好，那么此刻站在你面前的，不是疯狂追逐你的仁姝，而是大业的长公主。秦谨，本宫问你，若本宫真的有一位视我如珠如宝的皇弟呢，你是否愿意.....」

我没有明说。

「臣愿。」

他静默一刻，像是窥见甚么引而不发的、神秘的苗头，愉悦地笑起来。

「我的.....殿下。」

「好，很好。」

这就够了。

35

我知道仁熹不会想去的。

飞白也不会让她去。

可父皇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

送一个公主，保三十年和平。

何其伟大的功绩。

尤其是他这种，登基以来，毫无建树的庸碌君主。

他登基第二年，蛮族来犯，他壮志凌云，御驾亲征，却被人一剑射过头发，吓得屁滚尿流，再也不提上战场，取敌人首级这种事。

他的正妻，我的母后，却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智慧与谋略。

在她的指挥下，大业很快取得压倒性的胜利。



父皇十分宠爱她，两人琴瑟和鸣，生下了我。

可母后却迟迟没有再生下一位皇子。

说回父皇，他一生建树不多，而大业的死敌求和，这是我他的祖辈没有做到的事。

而他却做到了，岂不令他扬眉吐气，因此牺牲一个女儿，实在是，

小事罢了。

36

秦谨在御书房前跪了一天，父皇不肯松口将仁熹嫁给他。

他就是这种人，即使仁熹是他最喜爱的女儿。

我知道有人坐不住了。

我出殿，和陶飞白打了个照面。

他轻咳几声，「皇姐这是要去哪？」

我微笑：「里面闷，出来逛逛。」

飞白不疑有他。

今日是宴会最后一日，里面还是如此热闹。

群臣都知道，皇帝今晚要答应使臣的要求。

仁熹没有出席，大家心照不宣地略过了。

陶飞白的身影消失在视线后，我疾步离开，很快走到一处宫殿。

「殿下，你喝醉了.....」

「谨哥哥，帮我.....」

「臣不能.....」

「只要.....我俩.....父皇会给我们赐婚.....」

「我不想和亲，求求你.....」

「我.....」

「求你，谨哥哥.....」

我扬起嘴角。

门口只有一个人把守，是丑奴。

我越过他，推开门，呻吟声夹杂着热浪扑上来。

出乎意料，丑奴并未拦我。

仁熹像是用了药，攀附在秦谨身上，罗衫半褪，神志不清。

秦谨衣冠凌乱，神情却是玩味。

37

看到我，他轻笑：「公主来了？」

「是啊，这出好戏，什么时候落幕呢？」

「那就要看长公主的诚意了，公主打算甚么时候将计划和盘托出呢？」

仁熹神志不清，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，只是难过地扭动身躯。

「好热，救救我.....来人.....」

「待你做完这出戏，现在，可以走了。」

秦谨顺从地放开仁熹，含笑问：「公主看中了哪个倒霉的侍卫？」

我哼道：「作恶多端的，丑的。」

话落，一个中了药的丑陋侍卫被扔进来，他身材肥硕，满脸横肉。

「公主真是狠心那。」

他装模作样感叹。

「一报还一报罢了。」

我同样回以假笑。

「这只是个开始。」

38

那侍卫扑上去，而殿门也缓缓阖上，掩住那桩恶事。

我对着朱红的柱子出神，良久喃喃：「鹅儿唼唼梳黄髻，凤子轻盈腻粉腰。」

「这是二公主当日写在红叶上的诗句。」

「深院下帘人昼寝，红蔷薇架碧芭蕉，这却是我未写出的下联。」

「原来是大公主所写，如此，也不算奇怪。」

他拊掌道：「此诗意趣难得，难怪此后我再没见到仁熹有如此佳作，原来是个文抄公。不知公主何时能赠臣一片红叶呢？」

他言谈之前，竟是迅速将仁熹抛在脑后，言语间，向我调起情来。

此等冷酷心境，真是让人心惊。

我不置可否地笑笑。

39

我回到宴席，恰逢飞白满脸担忧，道仁熹不吃不喝，他怕出事，请父皇一同去看看仁熹。

「我也去。」

父皇看了我一眼，点点头。

我们三个人，身后跟着些大臣夫人，一路来到仁熹宫中。

飞白上前一步：「仁熹，父皇来看你了.....你莫要.....你！你是谁！」

他面色大变。

我看到父皇皱眉，快步上前推开门。

里面的一切，明明白白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。

仁熹正抱着一个丑男人，在床上翻滚。

「！」

不知是谁先低喊一声，只见为首的皇帝，竟然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40

乱了，都乱了。

备受宠爱的二公主陶仁熹，竟然如此放荡！

太子直接砍了那个侍卫，又杀了一批宫人。

只是，大臣杀不得，大公主杀不得。

这桩丑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发酵了。

趁宫中一片混乱，陶飞白处理局势，我走到父皇的宫殿。

宫人不敢拦我，我屏退太医后，殿中只有我们两人。

我端起药，扶起他，要给他喂药。

他看着我，眼含审视。

「儿臣只是忧心父皇龙体，不过喝药之前，还是先验验罢。」

我不动声色，道。

我拿出银针，片刻拔出来后，银针已是全黑。

41

「！」

他立刻拍掉碗，瞪着地上的碎片喘气。

「是、是谁要害朕！这药是谁送来的！」

「回陛下，是、是太子……」

「你说什么！」我推开太医，大喊。

「你们快给父皇把脉！」

太医颤颤巍巍上前，俄而猝然大惊。

「病入膏肓，油尽灯枯！陛下，怕是、怕是没有多长时间了！」

「为何之前从未诊断出来！」

我厉声道。

「回殿下，这毒日常蛰伏，只有在受到刺激时，才会被催化发作，露出端倪.....」

「只要再喝下最后一副药.....就会、就会.....」

父皇眼睛猩红，「会怎样！」

「会.....立刻.....暴毙。」

我脸色一变，指着地毯上药汤的残渣，「这、这莫非！」

太医令看到地上的药汁，爬过去舔了舔，「陛下，正是此药！」

他瘫倒在地上。

「好！真是朕的好儿子，如此迫不及待！朕要废了他！」

他忽然想到，他没有第二个儿子了，不由得松开手上空白的圣旨，颓然倒下。

我忽然跪下，重重磕了三个响头，额角很快渗出血丝。

「妹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！」

父皇大惊。

「父皇，」我哽咽道，「母后没有和侍卫私通！这是我不久前从母后嫁妆中找到的，请您过目！」

那是一幅，用血写成的，万福图。

由于时间久远，血迹变得干枯，像一片褪色的曼殊沙华。

「这是母后死前一直在写的，她说，要写好，再给父皇，怎么可能转眼就和侍卫私通呢！」

「父皇，母后，冤啊——！」

父皇哆哆嗦嗦地接过去，忽然流泪。

「你为何一直不说？」

「儿臣，不敢。」

「是谁干的！」

我摇摇头，紧紧闭嘴。

「是张柳干的，是不是！」

张柳是我的姨母，现皇后的名讳。

我脸色一变，深深伏在地上，肩膀耸动。

我不是在哭，我只是.....难以抑制脸上的恨意。

父皇啊父皇，你惯会装模作样。

你本来就知道，母后不可能做出那种事，可你还是.....

父皇一连说了三个「好」字，好似一个刚刚得知宫廷隐私的君王，世界陡然在他面前变了个模样。

呵。

是你害死了母后，我的.....父皇。

43

「朕多年只有一子，也是她干的？」

「儿臣看到，仁熹推了临盆前的赵美人，致其早产。那孩子生下来只哭了三声，就在父皇怀中逝去了。」

父皇想起赵美人，脸色复杂。

「赵美人身子弱，早产几天后便去了，但，您的孩子，并没死。」

「他是位皇子，我力量微薄，只能将他远远送走。」

「那他现在在何处！」

我不语，将目光转向殿门。

一个人出现在那里。

腰间配侍卫刀，脸上有狰狞伤痕。

是丑奴。

44

「我那早死的皇儿？他怎么会还活着？」父皇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死死拉着丑奴的手，神情癫狂，显然是回光返照。

父皇刺破指尖，和丑奴的血和自己的，一起滴入碗中。

「溶了，溶了！」

父皇忽然却冷静下来，道：「那时你是在朕怀中去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朕还清楚记得，你腰后有一块胎记，你过来，让朕看看。」

我僵住。

但我不能说甚么，只能悄悄攥紧拳，任长长的指甲扎进掌中。

我和丑奴之前，并没有注意，赵美人的孩子腰后，有这样一个胎记。

怎么办？

丑奴一动不动，从容道：「草民身上并无胎记，陛下许是记错了。」

气氛停滞，如同过了一个世纪。

父皇笑了：「是，朕记错了。」

他竟然是在诈我们！

我沉重地吐出一口气。

我知道，父皇也许并没不相信，丑奴就是当年的孩子。

可如今飞白要害他，他知自己时日无多，宁愿抓住救命稻草般，相信丑奴就是那个孩子。

45

「朕要改立太子，你以后，便叫做陶和衷罢。来人，上纸笔。」

「父皇要废我这个太子，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呢？」

陶飞白大步走进来。

父皇平静道：「孽子，尔安敢来。」

他这副不怒自威的样子，恍惚是壮年风采，竟将陶飞白吓得瑟缩一下。

「为何不敢？父皇，你快要——死了啊。」

他拉长声音，脸带嘲讽，挥挥手，身后便出现了一队身着黑甲的侍卫，正是守卫宫闱的御林军。

「朕问你，朕身上的毒，是你下的？」

陶飞白爽快道：「是。」

「你小时候，并未中毒；先皇后的事，是你所为。」

「父皇竟然今日才反应过来？诬陷姨母与侍卫私通，是仁熹的主意。将父皇带过去的是母后，姨母送来的药汤，只是温补身体用的，而我假装中毒，就是为了，再推姨母一把啊。」

他幽幽叹道。

「你！」父皇被他不知廉耻的模样激怒，「孽畜！」

「姨母有什么错呢？只是母后想当六宫之主，我想做天下之主罢了。她唯一的错，就是挡了我们的路。」

「皇姐。」他转向我，「我本来想要一步步来的，可是谁知父皇受到刺激，提前发现了身体上的问题，我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啊——」

「咦？父皇手中拿的可是圣旨？方将军，你去取来给我看看。」

我神色晦暗，看着方景文一步步走近。

他避开我的目光，不知是羞耻还是什么。

46

「方将军还愣着做什么！待我登基，立刻帮你休了皇姐，将仁熹嫁于你！」

方景文动了，他举起剑，就要将那圣旨砍断。

「方景文，你要做逆贼。」我平静质问。

方景文的剑已然逼近父皇，电光火石间，我看到飞白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笑。

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突然蹲身拿起剑，站在父皇身前，是个护卫的姿态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陶飞白震惊无比，他定定望向方景文，眼里满是疑惑。

「方家世代为皇帝效死，绝不参与皇位争斗，如今，又岂会为了一个女人——」

我替他作出了解释。

况且，不久前方景文又得知，心心念念的救命恩人，他付出真心等待之人，其实不是仁熹，而是我。

45

方景文与秦谨不同，秦谨是无情，他却是个情种，我为此头疼不已。

那日，我长长、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告诉了他真相。

「对不住了，方景文，不，元宝。」

「元宝」是我当时给他取的昵称，因为我爱财嘛。

「你叫我什么？」

陶飞白的眼皮狠狠跳了三下。

「之前你问我，如何知道你和仁熹的缘起，这就是答案。你当时中毒，看不清人，我只能扛着你下山，你可真是太重了。」

我小小抱怨一下。

「你，你，你……」

「方景文，当日我提出和离三个要求，第三个条件，我要你帮我，你肯是不肯？」

「自然愿意」

他红了眼眶。

我满意了，「多谢你，将军。」

47

「啪、啪、啪！」

「皇姐真是好谋略。只是你真以为，有了方将军，你就能转败为胜？这丑人是皇姐找来的？难为皇姐了。」

「这是你皇弟，未来天子，不得无礼！」

「皇弟？！这又是你从哪里找来的？无凭无据，谁信他是未来天子呢？方将军临阵倒戈了不要紧，你们上，事成之后，加官进爵！」他冲御林军下令。

「他们知道。」我淡淡道。

「谁？你们怎会在此？」

陶飞白看到了朝廷的肱骨大臣们，正一脸复杂地看着这个弑君的太子。

废话，自然是我。

丑奴，也就是陶和衷，一直站在不起眼的暗处，他悄无声息地上前，一掌劈晕了他。

大势已去。

48

父皇此时猛地吐出一口血。

「父皇！」我大惊，扑到他身边。

「朕.....时日无多.....来人，朕要写传位诏书。」

立刻有宫人上前，执起纸笔。

我心如擂鼓。

终于吗？

大臣们安静地、悲戚地看着他。

「今朕年届七旬，在位六十一年，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，非朕凉德之所至也.....

朕为奸人暗害，时日无多.....陶飞白，流放三千里；张氏，弃尸荒野；公主仁熹，贬为庶民.....」

当年害死母后的人，终究得到了报应。

陶仁熹想出毒计，张柳（现皇后）将父皇带了过去。

还有父皇。

他明知道以母后的性格，不可能做出这种事，还是装作被背叛的模样，装了一十五年。

他们，都该死。

「兹立.....」

终于.....

「陶.....」

我看了看陶和衷，他正抬手，虚虚摸了下伤疤。

他是那个，和母后「私通」的侍卫之子。

他划破了肖父的面容，和我筹谋数年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报仇。

49

我和他演戏，让仁熹恰好看见。

她一贯是爱抢我东西的，方景文的救命之恩是，丑奴也是。

于是我得以将他送到仁熹身边。

给仁熹下药，遣走她身边的护卫。

我这一盘棋，终于到了最后的一步。

陶飞白被废，父皇只剩下一个选择。

即使这个陶和衷是假的又如何？左右不过多下点功夫，平息流言。

他登基后，会在某一天暴毙，将皇位传给我。

我就是大业，空前绝后的，女帝。

这条荆棘之路，再难，我也要走下去。

50

「兹立陶……」

这一瞬间，我想到许多。

从假装爱慕秦谨，放松陶飞白的戒心；到疯狂敛财，得了个「金银公主」的恶称。

我八岁前，无忧无虑，那时候，我想要好多好多人爱我，还要好多好多钱，让天下人不再过得那么苦。

到时候我就站上城楼，将成箱成箱的金银往下倒！嘿！大家都有钱，就不会有人死啦！

八岁之后，我知道了，被爱是要付出代价的；

有些人，是不配苟活的。

我指着母后的棺椁骂了两个时辰，回头便吐到胃袋空空。

我想有人赤裸裸地爱我，想有人爱上什么也不是的我。

可命运的每件馈赠，均是明码标价。

那时起，我便不再是公主了。

我的真心呀，它被我弄丢啦。

51

父皇却不说了。

难道是出了什么纰漏？

我用灼人的目光看着他，控制不住地流露出急切。

说啊，说啊。

「仁姝，你太着急了，这样不行。」父皇叹气。

我悚然一惊，「父皇这是在说什么……儿臣有何可急？」

父皇接下来的内容，却将我镇在原地。

「兹立长公主陶仁姝为皇太女，朕百年之后，祖宗基业，尽皆托付与她，忘众臣勤勉，事她如事朕。」

「什么！」

他说什么？

我愣愣看着他，不敢相信。

52

「仁姝。」他说话已经很费力了，「凑近些，让朕看看你。」

「真像啊，你和你母后。」他喃喃道。

「一样地无畏、悍勇、坚韧，认定一件事，再难也要做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朕承认，朕怕了，没有男人想要被女人爬到头上，更何况，朕是九五之尊。」

「之前滴血认亲的水，你做了手脚。赵美人的皇子，早已死了，这些，朕都知道。你想骗朕将皇位传给他，再由他传给你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小时候多天真，你想均贫富，想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，呵，多天真呐。」

「可仁德，是君王最重要的品质。」

所有都被撕破了，赤裸裸地放在明面上。

「您杀了母后，因为她比您出色，他们陷害母后时，您顺水推舟。」

我恨意汹涌。

「您让我这十年，时时烈火焚身，可我本来不该是这样的！我是您女儿，我是您女儿啊！我也想找一个爱我的人，可我现在，已经不会爱人了！」

我太委屈了。

「我只是.....一个女子啊。」

我喊到嘶哑，像是将这些年积压的委屈一股脑发泄出来。

我恨不得把所有隐秘的筹划扔出来，让它们在烈日下被晒得滋滋作响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，伤害所有人。

本不该，本不该。

53

「好，好！」

他竟然大笑起来，「这就是朕要的，恨！」

「仁姝。」他的大掌放在我头顶，轻轻摩挲，像寻常父女间的温存。

「我是个庸才，若非生在皇家，恰巧做了这个皇帝，我或许连你母亲都高攀不上。」

「我一生嫉贤妒能、庸碌丑陋、毫无建树，被匈奴耍得团团转，被一剑射颇了胆。」

「但我一生中做过最正确的事，也许是养出了你这样的一匹狼王。」

「我.....」

我张张口，喉头堵塞。

「仁姝，抬头看看父亲。我问你。」

我怔怔看着他。

「第一，你仍想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吗？」

「是。儿臣第一步，便是将历年攒下的银子拿去买皇田，将其分给百姓耕作。」

「好。第二，你还恨我吗？」

他眼中有种希冀的光。

54

我眨眨眼，那里并没有眼泪。

「父皇，是你杀了母后。」我恨声道。

他难堪地别过头去。

「你知道？你确实应该知道的。你从小就聪慧。」

呵。

他咳出一大口血，显然是油灯枯尽，断断续续问出最后一个问题：

「仁姝，你可做好准备了吗？」

「准备踏上这一条荆棘之路，你会遇到我这样的男子，嫉贤妒能，看不起女子；在你母后被诬陷之时，顺水推舟，冷眼旁观，只为了找回自己的尊严；你会被老学究指着骂，颜面尽失，像我年轻时一样；你再也不能随心所欲.....」

「你走的这条路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一路猛兽环伺，个个对你虎视眈眈，你怕吗，仁姝？」

「我不怕。」

「怕也不成了。」他呵呵笑起来，喉咙似破风箱隆隆作响。

「朕想多教你些，可终究是不成啦。」

他喃喃道：「抱歉，仁姝，要将你一个人.....留在这里了。」

他笑着阖上眼，放在我头顶的手掌失去了力气，无力地落下来。

「且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，大胆地去走你的夜路。」

「姝儿.....」

「.....莫哭。」

这是他最后的话。

55

我下意识抓住那只垂落的手，无意识喊了一声太医。

后来我忽然想到，给他下的毒里面，也有我的一份。

我站起来，跪久了膝盖酸痛，和衷上来扶住我，走出宫殿。

「陛下，看看您的臣子们。」

我环顾他们悲戚的面孔，眨眨眼。

空中飘起细雨，我伸手去摸脸颊，却摸到一片潮湿。

难道我哭了？

不，我没感觉到眼角湿润呐。

我笑着回头对方景文道：「方将军，这雨真是奇也怪哉，怎生都飘到本宫脸上了。」

宫女怯生生道：「陛、陛下，您哭啦。」

「不可能，我有什么可哭的？这雨真是邪了。」

和衷握住我的肩膀，把我按在他怀中，我嗅到淡淡的皂荚香味，不知怎的起了好胜心，强调：「我、我真的、真的没哭。」

「我知道。一定是这雨太扰人了。」

他温柔道。

「对。就、就是。」

我抽噎着强调。

「好。」

他低声应答着，一遍一遍，不厌其烦。

56

「和衷，你要走？」

脸上有疤的男子应了声。

「我们原本的计划是，我登基后暴毙，传位于你。但先皇直接封你为新帝，我自然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。」

「可、可我！」

「你什么？」

「我，我对你！你.....你知不知道.....」



「那只是依赖，姝儿。」

「我我我.....」我急得团团转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将他留下。

「我只是要摆脱这个皇子的身份，会再回来的。」

「何时？」

「陛下选妃之时。」他摸摸我的乌发。

「也许那时，陛下便能够看清您的感情了。」

「.....好。」

57

方景文缠我许久了，我遣人送去和离书，他不肯签。

后来他松口了，同意与我和离，但要见我一面。

我允了。

「人也见到了，将军签字罢。」

「我不。」

「朕的三个条件，将军都做到了，为何不愿意呢？朕曾经问你，若你后悔了呢？你不屑以对。那么现在.....」

「不。」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「无人敢买卖皇田，因此公主提出的第一个条件，恕臣无法达成。」

他好似遗憾极了，瞳仁中却跃动着一团火。

「不，别人不敢买，本公主却能。」

我拿出一张汇票，「这是朕这些年攒下的，打赏、嫁妆、母后的嫁妆.....林林总总加起来，正好是十万两，朕的积蓄，全部在这里了。这些年，朕背负贪财骂名，这名声钱，将军可要收好了。」

「原来陛下说时候未到，是这个意思。」

他声音嘶哑，活像被砂纸磨过。

58

「陛下为何任由陶仁熹误导我？让我以为、以为.....」

「哦？若我一开始承认，你便能爱上我了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哪怕边关射向你的那一箭，是我命人做的呢？」

「是.....什么？」

「你没听错。」我自顾自道，「我为的就是嫁给你。本来我看好秦谨，可他追着仁熹，我没办法，只能让你受伤，以冲喜的

名义嫁给你。」

「仁熹不愿嫁给一个废人，秦谨不愿让她嫁，于是——」

「我站出来，嫁给你，朝堂之上，板上钉钉，便是陶飞白也没有反应余地。」

「这样的我，是你想要的吗？」

「我要。」

我诧异地看他，情痴真是不能惹。

「哪怕和亲的事，是我促成的呢？我买通人，告诉单于大业的二公主有多么漂亮。」

「二公主和我无关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若我告诉你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我的一盘棋呢？」

「嫁人便不用去和亲，于是这个人只剩下仁熹，她不甘心，想与秦谨生米煮成熟饭，孰料我已然将他策反。我与和衷做戏，将他送到仁熹身边，她惯爱抢我东西，这下却是开门揖盗了。」

「听到这里，你还敢爱吗？」

「有何不敢？」

他忽然笑了。

「陛下，我在边疆十几载，朔风吹拂，练就这么一副厚面皮，我见过无数残肢，见识过种种丑恶，这些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方家护佑国土，是祖训，是累世理想。」

「我一直在想，除去这身甲冑，我还有什么？」

「我执着追寻的那个人，是否只是幻影？」

「陛下，您救了我，我以身相许。」

「陛下深谋远虑，既有心计，又兼手段，比我想象的.....那个救我的女子.....」

我静静看着他，说不上是什么心情。

「比我想象的，还要坚韧动人。」

他一双凤目紧紧盯着我，里面满是不屈不挠的火光。

他的额头轻轻碰了碰我的。

像某种小动物，小心翼翼地贴上来，眼眸清澈，天真、热情、坦承、忠心。

「爱我罢，陛下。」

「求您。」

60

「臣也想请陛下垂怜，微臣只想做陛下窗外一片红枫，绝不打扰陛下。」

「秦相位高权重，何必跟着凑热闹。」

好不容易送走粘人的方景文，我头痛道。

「你既已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」

「可陛下曾经也道，非臣不嫁。」

「莫开玩笑，秦相，你不是曾道，真心一文不值吗？」

我复杂地笑。

「如今朕再问你同样的话，这真心，到底值几个钱？」

我玩味道。

「陛下，真心，不名一文。」

他依然坚持。

「陛下要许许多多爱，可时至今日，陛下还能分清谁假意，谁真心吗？」

他不管我的表情，兀自退下了。

「不管陛下是否允我，可君臣之间，互相扶持，共谋国事，百年之后，微臣必随陛下而去。后世之人，提起秦谨与陶仁姝，无不慨然而叹，我们会一直被并列提起，直至千年万年。」

「鹅儿喙睫梳黄髻，凤子轻盈腻粉腰，陛下，一个野心家所剩无几的真心，全部都在这里了。」

我没来由感到一丝倦怠，身上的金红袞服还未脱下，眼皮已经在打仗了。

我后退几步，紧紧抱住膝盖，在权力的中枢，在烧着龙涎香的华丽书房中，沉沉睡去了。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